

杜  
詩  
言  
卷

杜詩言志卷三

佚名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闖風入轍跡，曠一作廣原延冥搜。拂天

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斯可怪，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邱。中夜窟宅改，移因風

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蒼江流。味如甘露漿。揮  
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  
溟。異香泱泱浮。鮫人獻微綃。曾祝沈豪牛。百祥  
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陀金蠟墓。出見蓋有由。  
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遣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  
黃虬。飄飄青瑣郎。文彩珊瑚鈎。浩歌淥水曲。清  
絕聽者愁。

此詩亦直敘其事而氣味奇譎瓌麗又別一

格因所述者。巡幸榮禮。又兼靈奇怪異之事。故又用此等筆法以傳之。言東山洪濛之氣。乃湯泉之所鬱蒸。故宮殿居於其上。以待翠華之臨幸。每至十月。則樹羽於此矣。夫泉本寒而爲地中陰火之所休煮。遂溫煦如湯。而噴薄所至。漲而爲池。嵌於山巖幽阻之地。當至尊入御之時。有如滄海之浴赤日。光氣騰耀於空中。環抱龍樓。霞彩炫目。此神物之所

以感召而起也。彼湯東之靈湫者，乃用壯之龍。中夜挾風雨而來，摧林邱以爲窟宅。望之如瑤池倒影，蒼江屈注。味甘而體滑，斯固幽靈之可怪者。於是乘輿於休沐之暇，御闈風而登曠原，冥搜所過，萬乘拂天。且車旗偃蹇，留連之下，命官致祭，簫鼓蕩而異香浮，鮫人獻綃，曾祝沈牛於斯時也。天子之光寵，與幽靈之微應，默相契合，故百祥奔赴，古先莫儔。

於是用壯者潛其壯往之性化爲馴小出謝  
恩榮此金墓之所由出見者也至尊既領其  
誠王母亦會其意則幽靈出見之意既畢可  
以復歸於虛無而還其長黃之體矣下四句  
奉同郭給事意作結此篇自臨幸說入轉到  
冥搜觀水然後用初聞二字倒入用壯攀石  
摧林一段純乎史公筆法至於接坡陀金墓  
於百祥莫儔之下則是實有其事鋪張幽明

感應之奇理。錢註謂指祿山猪龍等事。則未見其然。蓋少陵之詩。多有隱寓時事者。然必有自然之語脉。一定而不可易。非可強爲附會。此篇則絕無此意。必欲牽摭。則可以不必矣。

醉歌行

別從姪勤  
落第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驩作駒。已汗血。驚

鳥舉翮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直掃千  
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  
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爲失，偶然擢秀非難  
事。會見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唾成珠。汝伯何  
由髮如漆，春光淡沲秦東亭。渚蒲芽，白水荇青。  
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  
雙玉瓶，眾賓皆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  
聲躑躅涕淚零。



此詩因送勤落第歸而自傷其遲暮也。才質不足。雖不第不足悲。才質雖足而年尚富亦不必悲。以其猶有待也。此暫蹶者之未失而偶擢者之非難。尙可爲咳唾皆珠者解也。獨至於髮已白矣而仍然貧賤。躑躅於春光淡拖之間。與少年懷才不第者握別。其苦當何似耶。此所以酒盡客醉而已。獨惺然淚零也。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卽騎馬歸頗遭官  
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羶賴有蘇司業時  
時與酒錢

鄭虔三絕親見許於玄宗而不免於貧賤者  
以一時之權奸小人交嫉之也少陵懷才不  
遇急引爲同調故得錢卽沽酒以相覓以酒  
之外別無可以遣此襟期者以是牢騷益甚  
卽潦倒益深官長之罵有自來矣彼官長者

卽嫉之者之與黨也。夫孰從而憐之哉。惟有蘇司業者當世之有心人也。默默中爲之飲恨。然又不能振而拔之。以出於風塵之外。又不可附而和之。以涉於親比之嫌。惟有時時贈以酒錢。使得寬其懷抱。不至抑鬱以速死。若司業者固少陵之所感刻於中。不啻身被其德。而作此以美之。且使之益。因以爲勸。而施之不倦也。此少陵之所爲關切友誼者深。

且至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  
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  
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引  
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  
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  
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

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天寶時事李林甫擅權於前楊國忠怙寵於  
後明皇深居宴溺真滿朝昏亂禍亂將作正  
天地閉賢人隱之時太白放還之後繼之以  
巢父謝病而歸一以潔清自處不屑與惡人  
同朝一以全身遠害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  
乃君子明哲保身高蹈遠引之正義非爲塵  
視富貴而欲苟從赤松子遊也此詩痛發此

旨故開口說巢父之去乃出於憤時疾俗之誠剛斷果決毅然不復返顧設使少有遲留便有若將挽焉之意此起句巢父掉頭不肯住七字便爲形容殆盡也然後承之曰去當安往耶亦不過東將入海隨烟霧耳於是生平功名竹帛之志不復措意所可長留於天地之間者惟此詩卷而已其所弋取者豈復論茅土珪爵哉拂釣竿於珊瑚之海樹而已

其所以然者蓋其心寧欲與深山大澤之龍  
蛇共遠而必不屑與當道之豺狼同居寧欲  
與春寒野陰之暮景同風必不屑與噂沓之  
豪華同其聲燄是以虛無之中若有迴雲車  
而指點其歸路者此君身自有之仙骨明於  
去就豈世人所得知其故哉夫巢父掉頭之  
時去志已決而不知者尙欲苦死留之以爲  
惜君也夫其惜之之意不過謂富貴不可捨

去不知巢父之視此富貴曾不若草頭之露  
不足以當一瞬故惟有定靜之識如蔡侯者  
乃爲知君惜君而意猶有餘於知君惜君之  
外者則清夜置酒以送其行耳然此離席也  
非一主一客之所能盡歡且能盡悉其情事  
而其知其故者非少陵而誰故以少陵爲前  
席高山流水鍾期旣遇賞音之餘月照離筵  
無復他語惟望時寄一書以慰故人但我三



人之中將繼君而起者少陵尙在未定之天  
而三人之外有先君而行者李白爲得先幾  
之哲故我本欲望君之寄書反先欲煩君之  
寄問今江東有白先在於彼君此往也寧不  
急與相見耶讀此詩須看巢父是一個掉頭  
不住人李白是一個先蒙放還人少陵是一  
個流連不忍去人蔡侯是一個靜觀自得人  
真一片光明錦繡可愛之極也

之叫所不能自己者也。二章言此長歌激越之事，本非今日之所敢言，而亦非古事之所曾有。彼豪華比屋，皆羽黨依附之流，豈可勝數而適遭其害者，自宜歔歔欲絕，顧何至使我弟姪共傷其類，而迸淚如雨也。三章言此生既所遇若此矣，復更何所希冀，惟有促駕而歸，短衣匹馬，甘作微賤，看此凶惡人貫滿之後，自有扼其吭而制其命者，如猛虎之爲。

李廣所射實爲快心耳。夫李廣終身不侯，而能射石飲羽，借以爲喻，其所以吐胸中之氣而置生平之怨毒者，兩爲精當也。

官定後戲贈

時免河西尉爲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不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迴首向風飈。

官定後則前此之官未定可知也。官定後戲

贈則此官之定而不足爲定。亦可知也。少陵  
栖栖皇皇。試考功。試尙書。上三大禮賦。急欲  
求進。而河西不拜。則前此之不定也。及改右  
衛府曹參軍。乃就職者。亦爲貧而仕耳。豈立  
朝行道之志哉。故戲贈之曰。前此之不定。宜  
乎其不定也。爲怕趨走與折腰故耳。今此之  
定。豈遂爲定。亦不過因微祿可以供耽酒狂  
歌。可以託聖朝。若使無此微祿。豈惟無酒可

耽勢必至於飢餓不能出戶。則惟有急返故山。與聖朝永訣矣。而今幸也。藉此微祿。可以眷戀聖朝。或者一旦得行吾道。則致君澤民之志。猶有待而展。而何爲汲汲故山哉。此所以歸興盡。回首風颺耳。故少陵前後聲口。人品學問。只是一箇。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亦何愚。竊比稷

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濶。蓋棺事則已。此  
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一作腹內熱。取笑  
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此詩一篇分爲八節。首一節言許身之愚。雖  
白首成濩落。而意彌激烈也。夫稷與契皆古  
之聖人。奈何以之自許。然旣欲堯舜其君。則  
不得不以之自命。夫旣以之自命。則黎元之  
憂不能暫已。豈惟老大甘愚拙之謂。雖至於

蓋棺亦無變也。

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  
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  
性固莫奪。

此第二節言我之立意若此。豈不知人生頗  
有瀟灑之樂。遯跡江海。誰曰不然。無如人性  
各有所偏。不可以強奪也。夫吾何性哉。吾猶  
傾陽之葵藿。但知吾君實聖。必不可捨之。而

別有事事亦非謂廊廟之才非我莫構但既  
生逢聖世則必不忍訣去雖効一長一職亦  
所甘心特始云以契稷自期而此忽言豈云  
構厦似乎前後自相矛盾不知非矛盾也蓋  
始以立志言則所自命者宜廣此以適性言  
則所應就者宜寬自命者廣則學殖須富應  
就者寬則遇合易爲言固各有攸當耳

願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



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  
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  
適，放歌頗愁絕。

此第三節言我之性既在傾陽，何爲硯守介  
節。至今猶兀兀爲塵埃所沒耶。不知古人有  
云：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我雖性在  
傾陽，然不過欲盡君臣之大義，非如彼螻蟻  
輩之自求溫飽，亦非若大鯨等之竊取名位。

自當進禮退義致身以道而豈以干謁爲事哉雖愧巢由之節未能卽易而一段廉恥之心終不可失是以沉飲放歌自遺愁絕耳

以上三節一節言稷契之志不可易一節言葵藿之性不可奪一節言廉恥之節不可渝是則少陵之進退實有合於聖人之道旣不失之亢亦不失之隨而終於不合則時命之窮非可強也於少陵何尤詠懷已盡於此下

始敘自京至奉先事。

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  
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

此第四節言自京夜發之始。正值歲暮之時。霜嚴風裂。不能已於行者。以妻子異縣。不能不一顧也。使指不得結之下。卽接老妻異縣云云。則無凌晨過驪山以下二百一十字。無如途中之所見。又有蹙然感觸於忠君愛國。

之懷者不能已於一詠故又有五六兩節文字總得謂之詠懷

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嵒嶠蚩尤塞寒空蹴踏崖  
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夏君臣留歡娛樂  
動殷樛嶠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  
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  
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

此第五節述途中所見有觸於懷者蓋驪山  
乃湯泉所在明皇每年巡幸於此駐蹕遊宴  
君臣歡娛賞賜淫濫而不知其皆出於寒女  
鞭撻誅求民不堪命親幸之臣無功而受賜  
苟有心人宜惕然知懼也看他說聖人筐篚  
恩原有至理臣不可忽只說臣受之難不說  
君賜之過出脫明皇爲尊者諱是立言有體  
處

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霧蒙  
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  
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  
異。惆悵難再述。

此第六節言諸臣豈惟干冒非分之恩。亦且  
恃其寵眷。盜弄威權。無衛霍之功。而襲衛霍  
之勢。招取貨賂。恣淫怙侈。曠比私人。豈恤富  
厚聚於一家。而饑饉盈於道路乎。言及於此。

怒焉心傷，不忍更置於口，故曰難再述也。

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羣水從西下，極目高  
峯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  
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

此第七節，人事之可傷，既如上文所言，而途  
中所涉之艱難，尤有可畏者。官渡之水，由西  
而下，高出崆峒，天柱欲折，河梁枝撐，行旅攀  
援，當此霜嚴指直之秋，而甘爲跋涉之險者。

以十口隔縣不能不顧也。下節接此節並遙接前第四節中間陡插五六兩節文字於中者因所見之感觸而發奇兵衝陣橫出一枝章法之變若此。

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其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



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

此第八節始言至奉先後家事之可悲悼者。至於貧病死亡。總由所志不就而貶節不爲。以至於此。不獨無所怨尤。且於安命之中。作知足之想。既免租稅。不隸征伐。過分已極。此以見君子之處世。惟知退以自安。絕無干進之咎。彼其平昔之沉飲放歌。惆悵愁絕者。皆

以爲致君澤民之故非以求溫飽故當此窮困之餘仍然軫念平人失業遠戍而憂端瀕洞不可移掇耳嗟乎少陵生平之志盡在於此其作詩之旨盡由此而發故遇有關於君國之大則託喻以規切時政之得失則剴切以敷陳而懷才不遇者必引爲同心誤國懷奸者必誅鋤其隱隱至於寬閑之野寂寞之濱每自寓其天懷之樂而淡泊明志寧靜致

遠未嘗不處處流露豈膏粱富貴紛華氣燄  
中人哉自比稷契抗懷伊呂良非誣也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  
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  
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  
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  
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

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  
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  
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  
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  
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  
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自奉先詠懷後遂至白水其所作如少府畫  
障歌崔少府高齋觀三川水漲諸詩句句字

字追琢入妙耐人尋味。然不過直敘所見無別喻意。故亦不復著論。此詩以少陵忠愛至性。當未事時久已抱危亡喪亂之憂。而又不忍恻然掉頭引去。以全身遠害。今躬陷賊中。親見逆臣犯闕。御座蒙塵。倉卒之中。六飛遠馭。諸王孫不及扈從。備極荼苦。能不悲從中來。放聲一痛。此哀王孫之詩所由作也。獨是於哀戚之中。寓箴規之旨。言人君於治安之

時不可無危亡之慮。苟徒燕雀處堂，宴安弗戒。一旦禍至，遂絕無警備。其皇迫有不可勝言者。此城頭白鳥夜呼啄屋，憑陵妖沴之氣。至以蟲鳥之微，敢於鳴張。若是其言，屋底達官，卽指玄宗，以至尊不可以斥言之也。觀下文金鞭九馬等字，便見夫以天子之尊，不能內安外攘，至長驅犯順，乃走以避之，且至骨肉俱不能待，致令王孫備受荼毒，腰寶玦而

泣路隅。竄荆棘而無完膚。最苦是插乞爲奴。三字在中。情景逼真。蓋禍難切身。非爲此不得已之計。則難免也。王孫之可哀若此。夫旣哀之。又當弔而慰之。言王孫勿爲此過悲之語也。高帝龍種。自與人殊。今之豺狼在邑。不過一時運數使然。而國祚固無恙也。不久當自復耳。王孫但當善保其千金之軀以待之。所恨狙獪滿塗。非可與王孫長語之時。但爲

少立斯須一言寬解。今雖潼關新敗，朔方健兒之勇銳化爲血腥。然竊聞新君卽位，靈武四方效順，單于花門之屬悉欲代國家討賊。雪恥人心之歸卽天命之與。此五陵之佳氣可一望而知者也。但所聞之言實出的確。王孫只可誌喜於心，慎勿疏失出口爲他人所狙害也。讀前半首惻促痛憤如小弁之怨，後半首諄誠懇款如小戎之忠。孰謂少陵之詩



非三百之真蘊耶。

悲陳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  
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洗箭，仍  
唱胡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  
軍至。

此章大書陳陶殃民之罪，以爲居安忘危者  
戒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

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夫棄民與殃民同而殃民之罪尤重者以其所敵之強弱有不同故也夫列國兵爭彼此多不教之民彼以此來此亦以彼往其失相等其死生皆在不可保之天是之謂棄民若殃民則明知敵人之強而以吾民陷之若以弱魯伐強齊草菅民命而擠之於死地是之謂用民如古者用人於社之用是非殃民而何夫明皇當開元

致治之後，幾致刑措，遂爾忘戰。民不知兵，而  
又寵用奸人，釀成隱禍。猝然而發，迅若風霆，  
彼皆剽悍之徒，豈我內地夜不閉戶之民，所  
能捍禦。惟膺城固守，以待四方勤王之師，奈  
何。倡義集師，使十郡無辜之民，聚族而投凶  
暴之一燼。故書其時曰孟冬，言正當賊兵初  
至，鋒不可當之時。書其地曰十郡，言搜括廣  
徧，非一城一邑之旅。書其人曰良家子，言樸

質謹願。非朝廷素所訓練之兵。以是等人而  
使之嘗敵。則是借其兵刃。恣其砍殺。不必咨  
嗟顧盼。而半日之間。但見血流成渠而已。旣  
無格鬪。自無戰聲。卽無戰塵。而天清野曠。所  
固然矣。不知者皆歸咎於房瑄之車戰。然卽  
非車戰。亦不足以抗敵。蓋房瑄之車戰。亦豈  
眞出於迂謀。以法古爲事哉。毋亦慮此良民  
非凶逆之敵。故欲借此輪轅之固。聊以自衛。

而折衝不知此良民原非射御足力之人雖  
用車戰而無範我馳驅三刻踰溝之技適足  
以自敝豈能威敵耶而彼羣凶方將洗箭凱  
歌飲酒都市一日擊殺數萬人絕不爲病設  
使數日之間更集數十萬眾再來嘗試亦僅  
足以供其魚肉則亦何益之有哉然彼都人  
則不知死者之冤苦已甚且日夜憂危望官  
軍之復至夫都人何知而爲君相者其亦有

鑒於此而恫於中乎抑未然也。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  
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晚蕭瑟。青  
是烽烟白人骨。馬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  
倉卒。

前既有陳陶之敗。不數日而又有青坂之悲。  
夫我軍之在青坂。不過飲馬山窟而已。初非

有前驅敵愾之思。而彼黃頭奚兒者。不過數  
騎。目中藐視我軍萬人之眾。竟敢彎弓馳突。  
而我軍果無能一矢相加者。於是任其戕害。  
惟見白骨與寒山之雪。交河之冰。同其疊積。  
耳。嗟乎。蚩蚩之眾。既不能軍。何必強爲屯聚。  
假飾一威武之名。而徒以作強胡之京觀。誠  
可悲矣。故不若暫爲隱忍。勿遽求勝。須待至  
明年大軍四集。賊勢就衰之時。庶可一鼓而

成禽也。故戒之以莫倉卒。欲其勿驟出應敵耳。有解之者謂勿倉卒解散。殊爲夢夢。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  
迴風。瓢棄尊無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  
坐正書空。

雪一也。而對之者萬有不齊。梁園之作賦。謝  
庭之校詠。陶學士之掃雪烹茶。黨太尉之羊



羔美酒清濁濃淡各極其致而獨至於少陵  
當國破家亡身陷狂寇葵藿傾陽之志旣渺  
渺無由而十口存亡之幾又岌岌莫保以此  
等懷抱而又對暮雲風雪真有不堪頃刻處  
者此愁吟之所不容已也獨是愁吟之時所  
賴或有紅爐綠尊之類可藉以排遣無如亂  
離之中又不可得此則惟有氣盡聲嘶歛歔  
欲絕耳而少陵則於此萬不可解之時殷然

念及新來戰哭之鬼。若曰我已年老而當此  
困苦不勝愁吟。然較之兩月以來。陳陶青坂  
數萬無辜之眾。一旦駢首受戮。此其陰魂不  
散。啾啾悲痛於風雪中者。更當何如也。則我  
今日之對此亂雲低暮。急雪迴風。猶爲美景  
。瓢雖無綠。猶可以作綠想。爐雖不紅。亦可以  
作紅觀。是極寒苦中一點生氣自存。留以俟  
將來亂極反治之消息。躊躇顧望。咄咄書空。

正以見恢復之幾有在而非斬焉不振已也  
亂雲二句雖以寫雪而又以喻賊勢之狂迫  
其凶禍叵測觀亂急二字可見數州者謂大  
駕在鳳翔家在郾時與各處勤王之師如李  
郭之流皆是也此無限妙義總從一對字做  
出須詳玩之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

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此題與前意同。然對字之情由內出。望字之感從外入。此其分別也。故言猶是春也。而儼然在望者。乃至令人不堪寓目。以國言之。則已破矣。惟山河在耳。若往昔之衣冠文物。前朝後市。俱消歸無有矣。以城言之。則雖已春矣。惟草木深耳。若往昔之太平景象。士女歡

遊皆蕩爲荒茂矣。且一春僅三月耳。而驚心駭目大半皆烽火。所望者家書耳。而道途阻絕。郵寄無從。不啻萬金之難得。春之貺我者。若此人壽幾何。其能堪此離亂耶。此感時恨別。白頭之所以刁騷欲盡。不復勝簪也。最妙是花濺鳥驚二意。蓋花鳥本春來景物之最佳者。而今只足以感人之涕淚。驚人之心魂。是平日之所謂怡情悅志者。今見之反增一

段悲涼。花以感時言。以花信次第開放。足見  
時序之屢遷。而天未厭亂。反治無期也。鳥以  
恨別言。以鳥每求聲嚶鳴。覘睨而人則兄弟  
妻子離散。欲見無由。曾不若鳥之聚處無恙。  
眞寫盡離亂人一切總多。非是情景。寫對雪  
寒冱。偏用樽綠爐紅字面。寫春望離亂。偏用  
花濺鳥驚字面。使其情更悲。而其氣仍壯。故  
能異於郊寒鳥瘦。而與酸餽蔬筍者遠矣。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  
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覓旌下南苑。苑  
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  
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  
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墮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  
在。血汗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  
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此因春遊曲江而動興亡之感以見明皇之失政至不能保其妃后也夫人君富有四海苟能任賢圖治不失臨御天下之道則雖寵愛一二妃后豈遂爲過無如信用非人假以權柄至宴溺於深宮不復知禍亂之將及一旦事起倉皇下殿遂至眾惡所歸及其所愛忍心裁斷流恨無極至求爲田家之夫婦而



不可得。豈不可哀。因行江頭而吞聲以哭。因  
覩昔之蒲柳而憶昔之昭陽。一人固吾君之  
所不可暫離。而行則同輦。坐則隨侍者也。且  
惟恐其不樂。而多設才人以博其一笑。如此  
寵幸。豈意馬嵬一變。竟使血汗遊魂歸不得  
哉。自此永訣。而渭水東流不返。六軍深入劍  
閣。或去或住。向之所謂不可暫離者。今且彼  
此無消息矣。夫人生不過一情耳。雖在萬乘。

與匹夫何異。雖在英明，與庸愚何異。淚下而  
沾胸臆，在所不免。雖社稷傾覆，宗廟邱墟，不  
妨漸圖恢復，而死者不可復生。此恨綿綿，遂  
與江水江花，杳無窮盡矣。興言及此，哀情孔  
多。偶然之遊，不覺黃昏日暮。正胡塵滿城之  
時，欲求一歸宿避害之地，而爲南爲北，亦茫  
乎其無定見矣。此少陵忠愛之性，不能恣然  
於君而爲此怨恫之辭也。

彭衙行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癡女飢咬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飡。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禦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餽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烟。少留同

一作周家

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層雲，延客已曠黑。張燈啟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眾雛爛熯睡。喚起沾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權，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猶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此憶隔年自白水遷孥於鄜而感孫君之高義故爲詩以紀之也言昔者避亂之始自白

水北走向郵道經彭衙其艱險令人追憶難忘也。是時避亂者多路無車載盡室徒步不惜厚顏於是乘月夜行但聞谷鳥參差作聲似吟謂遊子何但見其去而不返者此一句寫盡眾人匆匆避亂奔走神理或解作但聞谷鳥不見行人真是抹殺妙文妙義且不願上文逢人厚顏句豈不自相矛盾耶下接云不惟跋涉之勞又且苦飢蓋晝夜趨行不暇

作食而癡女疾啼，不畏嶠虎之伺掩其口而  
聲愈嗔。小兒強作解事，謂道旁必有苦李之  
可澆，不知古人之事亦偶然耳。非凡屬道旁  
皆有苦李之可索也。且不惟苦飢，又且苦雨。  
一旬之中，大半雷雨相牽，攀於泥濘寒濕之  
中，竟日止行數里，而村落人家遼濶者，中途  
不及宿處，只得卑枝作屋，野果充糧。早行暮  
宿於烟水之中，僅乃得達於同家，窪欲少留。

憇於此以出蘆子關何幸有故人孫宰者恰  
居其地邂逅相遇而高誼如雲延客於曠黑  
之餘張燈而啟重門煖湯濯足剪紙招魂妻  
孥相見涕淚闌干喚眾雛於倦睡之餘得以  
沾盤滄而醉飽以視數日來之飢寒困苦真  
不啻拔我於雲天之上感激高誼已誓願與  
君永結爲弟昆又况空爾所坐之堂奉我安  
居俾得盡歡於其內耶當此艱難之際誰肯

豁然洞達披露心肝以故人爲骨肉者此吾所以感刻於心而念念不忘者也今別來歲月已周無日不思報謝奈強寇構患猶未平息安得身生羽翼飛去墮爾之前耶此少陵於陷賊時追憶隔歲之事而補作者也孫宰不知何許人亦可因此詩而千古不朽矣



杜詩言志卷之三